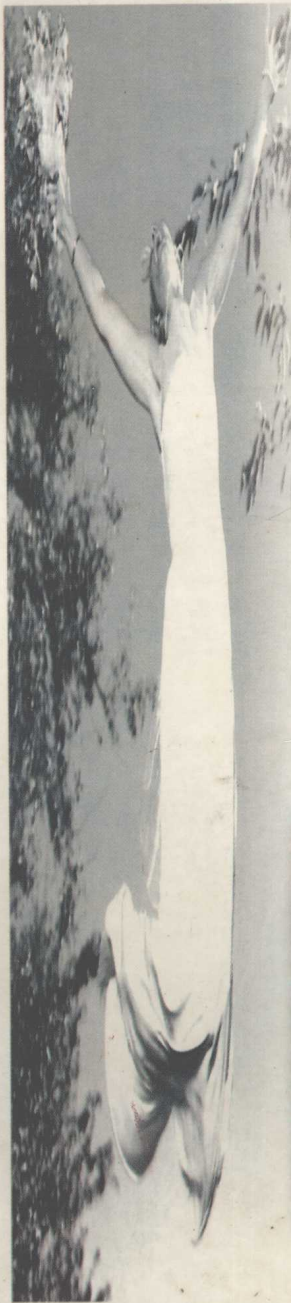


廖辉英都市女性小说系列



爱 又如何

〔台湾〕廖辉英 著

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爱又如何

廖辉英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又如何/廖辉英著. —福州: 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00. 1
(廖辉英都市女性小说系列)

ISBN 7-80640-354-X

I. 爱… II. 廖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57388 号

图字: 13-1999-20

爱 又 如 何

廖辉英都市女性小说系列

廖辉英 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 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晋安文化印刷厂印刷

(福州新店镇湖前村大井 39 号 邮编: 350012)

开本 787×1098 毫米 1/28 7.5 印张 2 插页 130 千字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

ISBN 7-80640-354-X
I·280 定价: 1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说说几句题外话

廖辉英

即使在进入二十一世纪、跨足千禧年的今日，女人谈起自己的情欲和身体，仍然是羞涩、忸怩、带点罪恶感、瞻前顾后又有些儿诡谲气氛的。不同于事业的拼搏和能力的发挥，女性的情欲，在阳光底下，依旧遮遮掩掩。

为什么如此呢？今天，有多少女明星大拍写真集，有些虽号称“健康写实”，其实无非都极尽挑逗、性感、暴露之能事，有些甚至都有露点的表演。女性，对她自己美丽的身体或许不愿自专，觉得自豪，甚至觉得可以做为牟利赚钱的工具……无论如何，女性身体虽仍没有完全解放，但是至少某些女体在今天，是可以让女人昂首挺胸炫耀于众，而不必再像千年以来，除了近代一些艺术家偶然的歌颂之外，女体在一般时候，都被拿来与污秽不洁、阴湿隐晦等同齐观。

而女性情欲又如何呢？

女性情欲一向都是被压抑的，这种被压抑的痛苦，几千年来没有松动过，男性以自己的情欲为主体来描述女体，最著名的是房中术和缠足；而女性情欲

则永远是见不得阳光的阴湿禁忌，因为贞节牌坊表彰的，往往正是那些不敢、不能、不懂、不知又不闻不问自己情欲的女性。换言之，在男性社会体制下是没有女性的声音、位置、感觉、自我的，当然更不用说那什么情欲的了！

女性如果敢稍稍放松一下自己的警戒，那可要下十八层地狱、遗臭十八代甚至一百八十代了。君不信，且看看潘金莲有什么样的下场？不肯屈从主人的淫威，被迫下嫁武大郎，进而在王婆设计好的圈套里，和西门庆苟合，再进而一不做二不休杀掉已然知情的丈夫！快乐的日子没过多久，武松寻仇而来，她不得不为这一切付出生命，成为中国稗官野史上永远的娼妓淫妇！永远的女性殷鉴！

一个女人，怎能有自己的感觉？怎能注视自己的身体？又怎能坦然面对自己骚动的情欲？女人不是一向被要求顺从吗？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还得从子。女人只有顺应男人的情欲做配合的工具，男人给什么，女人就接受什么；男人要什么，女人就给什么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！

然而，二十世纪后期的女性，却在自身的女性意识觉醒之后，连带也带动了女性情欲的苏醒。而走在社会脉动之前的女性书写者，很自然就大胆地探测了这个领域。可以说，在注意到女性的命运、女性的弱势、女性的地位、女性的权益、女性和男性的对应新关系之后，

女性身体的免于被侵犯,以及女性对自己的身体自觉,自然而然就成为演进中被普遍注视的新题旨。

身为一个跨足二十与二十一世纪的女性观察者和女性书写者的我,正是用这女性的心和眼,在文学的领域中书写女性。而所有我小说中的女性情和欲,事实上没有一件是能单独审视的,必须透过我所等同描述的当时当地的背景,两性对应、社会形式、经济因素、女性自觉、女性友谊、各项女性支持条件和迫害因素等等一起观察,才显得肌理丰润、有骨有肉。也因此,这些小说尽管情色俱足,却无法用情色小说来界定和界限,我想,女性断代小说庶几可以算是吧。

1

日头沉重地挂在天边，红艳艳烧得大地赤热，所有地上的事物全都冒着烟似的，叫人无法安安稳稳坐着。

陈芳坐在矮凳上缝裤脚，手汗使那根细针不太听使唤，她时而将手放在裙布上擦两下，时而又将手上的针放在发上摩擦一番，仿佛针线不利落，是针锋不锐利的缘故，需要时时磨锐一点。

在她左上方，林福生正在裁衣板上裁着一块灰色西装布。白白的一张脸，不，是白白的一个人，天生肤色加上少见天日，显出一种不大自然的白，即使在红艳艳的大白天里，也显得极不协调的凄白，仿佛水里泡过捞起。又仿佛是那少了黑色素的白子，叫人经眼难忘。

福生习惯性地蹙着眉，专注地看着裁衣板上的衣料，迟迟未曾动手。在那彳亍的当口，喉咙一阵痒，他突然喧天一阵咳，咳完后往后面壁角上的痰盂吐了口痰。

陈芳闻声抬头，白眼瞅了丈夫老半天，冷冷吐出一串话：

“咳啊咳的！赶不出来的工作，你随便应承人家做

什么?把我也害得赶死赶活的,连个午觉也睡不得。”

“那是杨太太要的,人家儿子出国,这么熟的老客户,好意思拒绝?”林福生头也没抬,照例皱着眉头、细声细气,不疾不徐地说着话。

“老客户也一样,做下来就做下来!我可不像你,我还有三个孩子要打理,不单做你这一件事而已。”

陈芳噤哩啪啦就讲出一堆言语,照例头也没抬。夫妻间习惯这样眼睛互不寻求焦点地谈过来说过去。

一提起三个孩子,林福生不得不噤口。立仁、立勇、立美,全是陈芳一手带大的,自己哺乳,自己捏尿把尿、早起晏睡外加半夜摸黑起床养大的。除了下种,他在功劳簿上可没半点份。

也不是他一味大男人、不肯帮忙。先几年,他的工作接不完,世面上卖现成西装的局面尚未打开,定制是风气,他的铺子吃那口碑的好处,生意源源不绝。虽然请了两个助手,依旧忙不过来。他一个人,要接洽生意、要量身、要将料子过水、要剪裁,还得检查缝工,实在分身乏术。

到了夜里,需索过妻子的身体之后,昏然而睡,即使地震了也不肯起身,不,是起不了身。那时他全力都在养家的拼劲上,自然而然就把养孩子的事都推给芳子。

说来可怜见的,芳子怀三个孩子,临盆去助产士那里,都是自己拎了包袱过两条街前往,他不是正好客

来,就是赶件赶得天昏地暗。为此他也后悔过,不是后悔自己当初没陪妻子前去生产;而是后悔落了个把柄在芳子手里,日后每有争执或不满,芳子就拿这话堵他,逼得他无路可走,他是输了和她吵架的本钱啦。

福生并非不觉亏欠芳子。自十六岁嫁给他,十几年匆匆过去,全在养孩子和糊口求生计间仓皇飞逝。芳子跟他是没享过什么福,但也没认真吃过什么苦。家用虽绰绰有余,苦的是没什么工夫,也不知如何去享用。那时节,家家如此,少有例外,芳子亦不知要为自己争取什么,她就像街坊上一些女人一般,将余钱用来打会,以钱养钱,多少攒积了一点老本。

芳子原来算是不多话的女人,不,或者是还不敢放肆到不论时、地、人放言高论的地步,随着年岁渐增,该有的谨慎越来越少,虽然不够老,毕竟也倚老卖老起来了,说话穷追猛打,要是对方招架或闪躲,碰到哪根筋不对了,她就没休没止地吵下去。至于何时该噤口、何时又该回应,才不会招惹到她,那倒是没有一定的准头,全看她当时心境。大抵而言,不多吭声还是个较保险的方式。这也就是福生晚近这些年悟出来的相处之道。

不过,不多话的原因不只因为图个耳根清净;福生另有自己的问题,比芳子大上几近二十岁的他,这两年觉得气血甚虚,有些力不从心,慢慢在生活上就退缩得言简意赅了。相对于芳子的泼辣劲,福生相形之下,只

有更内敛寡言、息事宁人。

“我说你不必接这笔生意的，要出国又不是临时决定。说她是老客户，几年也没做过半套西装——”

“小声点！街坊听了不好意思的，好像我们专说客人长短。”

“我说的难道不是实话？他这些年，几时做过西装？”

福生半敛着眉，尽量将声音压低：“你也知道，这些年定做的生意大不如前。”

“你总算也明白这个事实了！可总也不肯面对。我不是早说过，看要改做什么，不能死守着这行。”

“哪那么容易？做了一辈子说改就改，要做什么？”

芳子待要再讲，偏这时来了个男客要改裤脚，芳子只得暂时闭嘴。

这月店自几年前便不再用师傅或助手了。生意骤减，修修改改的小工程断断续续，福生咬了牙，自己夫妻扛下来，挣份工钱，就把助手和师傅给辞退了。

那些年，最小的立美也有八岁了，芳子因此能够抽身出来，帮着车衣、缝扣子、打裤脚，顶了一个助手的缺。夫妻俩有一搭没一搭，守住了这个铺子，如此也好些年了。

照福生的意思，既然做了这行，而且也做了大半辈子，没有道理临老再转行去做一些自己完全没有把握的事，何况真的也不知要做什么。

爱又如何

而芳子不知真是担忧这一行再也做不下去，还是老坐着缝缝车车的工作令她生厌，她总是锲而不舍咬着这个话题和福生争执。

她也说不上真要改行做些什么，只是缘于一种对现在行业或者将无以维生的莫名恐惧而吵嚷不休，仿佛只要放弃现有的，一切就都有了希望似的。

福生不怪她，毕竟她只有三十多，和过了五十岁的他，想法一定大不相同。况且，这手艺他是拜师熬了多年才出师的，自有一份情感，不是说放就能放的。

“妈——”芳子听到叫声，自埋着的针线工作中抬头。十二岁的立美背着大书包，苦着一张脸望住她。

芳子劈口就嘟囔：

“你那死鱼眼瞪着我干吗？回来不会进去？汤也熬好了，只要再热一热就可以了……”

“妈，我有事……”立美兀自立在原地：“您可不可以进来一下？”

“什么事这里不能讲？神秘兮兮的？作怪！”芳子虽然嘴里骂着，但女儿非比寻常的言行，令她有些担心，因此她丢下衣裤，站了起来，伸手将女儿推着往店里去。

立美一直进到里屋，估量着店头上她父亲和客人都不会听见了，这才停了步子，转向母亲：

“我那个……我流血了……”

芳子起先没有搞懂，等弄清楚了，瞿然一惊！怎么

这小女孩也到了这一天了？

“喔！”芳子故作寻常姿态，抽屉里拿出用剩的卫生棉递给立美。“去洗澡，换上干净内裤，把这个垫在血可能流出来的部位。”

立美接了卫生棉，蹙着眉没有移动。“我肚子痛。”

“忍一忍，初来总是如此。如果痛得厉害就吃止痛药。”芳子伸手去推女儿，“走啊，发什么呆？人家好命，可以做妈妈了！”

她说着这听起来自觉也没什么意义的话之后，回头才想到女儿才只十二岁。十二岁来初经，不算太早。她自己就是这个年纪来潮，又过四年，媒妁之言撮合，她在十六岁那年嫁给福生。

认真说起来，立美现在也可以生育了。不过芳子知道女儿婚姻路一定和自己走得不一样，立美现在小学还没毕业，伊总要再念中学，如果可能，继续念上去也可以，芳子很赞成女子念点书，独当一面。她自己就吃亏在只读了几年书，没看过多少世面。她心中有个懵懂的愿望，期待女儿的人生和自己走得不一样：读书、谈恋爱，找个年纪相当的人结婚。

再不必墨守老夫少妻的成规了。

她真是不懂，女人寿命长，中国人的婚姻又偏偏讲究男大女小，好像蓄意在制造高龄寡妇似的，实在没有道理。她自己就身受老夫少妻的祸害，才三十多岁，已经备尝守活寡的滋味了。

爱又如何

芳子摸着椅背坐了下来。十六岁,充其量还只算是个大孩子,却已生养了第一个孩子。她是入门喜,娘家拿了福生十万块聘金,她便嫁过来了,年头入门,年尾便生了立仁。

日子是不能回忆的,回忆起来,乐少苦多,乐的滋味渐淡,苦的却浓涩难以回首。一转眼,自己竟也早过三十五大关,生活除了养孩子之外,就是缝缝补补,夜以继日就守在这堆满针线、布匹、粉块和丈夫咳嗽、吐痰的声音当中,没有一点高潮,也没有丝毫足以令人兴奋的变化。

一转眼,最小的孩子都十二岁了,刚刚跨入小女人的境界。

而她,竟也即将步入四十岁,虽然或许还得过些年,但以岁月惊人的步伐,不一会儿,也就到了。

这一生就这样过去,未免叫人不能甘心!过去已矣,难道叫她往后还照这样过下去?

前头店面又传来福生的咳痰声。“咔——呸——”高高长长的一声,数十年如一日,却不知何以今天听来特别刺耳和逆心?

芳子自坐着的椅子上往外看,正好看到丈夫福生的侧脸。他那白白瘦瘦又略带佝偻的侧影——“这死痲病鬼!”芳子心中恨道,她突然决定不再乖乖到前头店面缝扣子。她为什么要照福生那顽固、不求变通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?那是急件,不错,可却是几年不做半件

一件，为了那特殊身材的儿子不得已才来定制的！她敢说，往后这客户再来的机会微乎其微，即使会来，也不知是几年后了！他们这一家子赖以维生的这爿店，这几年不是一直净做这类生意的？开门枯候，等着那未可知的，不确定的生意上门？

岁月催人！但还有什么比这种茫无目的的枯候更摧折人的？

即使是做小杂货店生意也胜过这个千万倍！因为小杂货店至少知道有多少生意进来，至少每天人来人往的热闹滚滚，不似这个，就和那痨病鬼，夫妻俩眼对眼的如犀牛照角般对峙！生意败时，只耳听着咳痰更勤更大声。而这些年，生意败是正常，她就那样日日刺耳逆心地数着分秒过！

生意好又如何？昙花一现，再也不会永续着来，做着做着就手软！又何况现在没有人手，真要赶起工来，累死人没得偿命！想想更加不值。

陈芳坐在夏日黄昏因没有窗和日照而显得昏暗的餐厅里，感觉自己的生命正像这间多重功能的内室一样，混乱、阴暗、没有生气，兼且毫无希望。

就这样了吗？竟然这样……

立美自浴室出来的时候，非但苦着一张脸，还用手抚着肚腹。

陈芳在昏暗中看到女儿映着浴室小灯泡的身影，忽然站起身子，说道：

爱又如何

“去躺一下，我去买点东西煎给你吃。”

她揣了小皮包，径自往外头走去。经过店面时，福生喊她：

“去哪里？你的事还没做好！”

陈芳头也不回，火辣辣顶了回去：

“什么事会比我女儿重要？她要转大人，比你那不成样的生意重要千百倍！”

福生吃她一抢白，似懂未懂听不真切，也只有眼巴巴看她大模大样走出去。

芳子出去没十来分钟，很快又转了回来。手上多了一袋桔饼，一瓶麻油，老远就闻到麻油香。福生看着她大摇大摆又走了进来，叹了口气，一声不吭。

芳子径自走到里间，把桔饼拿出，用菜刀剁成细碎块状；打了两只蛋，筷子猛力将之打成糊状。

瓦斯一开，烈火烧热煎锅，滴入麻油，火辣辣时倾入桔饼，炒一阵子，再将蛋糊淋下，麻油加上蛋、桔香，令人食欲大动。

她将食物用碗盛起，顺手取了一双筷子，拿到立美房里，说道：

“起来趁热吃了，吃完再休息。”

立美依言起身，看着碗里的东西蹙着眉问道：

“什么东西呀？怪怪的。”

“好东西，对你有用。”

立美用筷夹起吃了一口，赞道：

“好吃吔，妈！”

“当然好吃。好吃又滋补。”

芳子笑着起身离去，虽然和福生赌着气，但该做的工作还是得做，因此她又趑到店头上，心不甘情不愿拾起做了一半的工作，继续埋头努力。

那批货赶了五天四夜，终于试穿、完工。五天来，餐不成餐，眠不成眠，交货之后，芳子特别炒了两样时新小菜，算是慰劳福生和自己，也算给立仁、立勇和立美一些因连日来的忙碌而引起的疏忽补偿。

做了二十年主妇，老实说，烧饭、炒菜、洗衣的事，二十年如一日，任谁也会厌烦；何况芳子生性又坐不住，在该当花枝招展、曼妙轻狂的少女时代，硬生生被婚姻给压折框限住了，仿佛被锁在小瓶中的巨人精灵，失去自由和生趣，在柴米油盐针线子女中，度过了她最美好的二十年。然后，孩子一个个大了，福生的生意也跟着没着落，她忽然有了空间和时间去反悔和厌憎她一向过惯了的生活。烧饭就是其中最大的一项。

她厌倦这一日两餐的例行工作。若不是十八岁的儿子立仁和十五岁的次子立勇正在长，外头吃起来不经饿，不时得找东西吃；加上福生喜欢在家里用餐，否则芳子真想就此罢工。

煮饭得看心情。这些年，不知是煮累了、烦了，还是天生就不爱浸在油水之中，芳子近些年一近庖厨就无端烦躁起来，一烦躁脾性便旺，说起话像手起刀落，让

人没有招架余地，不仅立仁、立勇常遭炮击，连一向乖巧的立美也偶被波及，那温吞吞、一口福州乡音特浓的福生就更不用说了。芳子骂起人来，可以骂一阵歇一阵，直骂上一整天的，谁若顶嘴，她骂得更凶，恨不得抓住人对决似的。福生领教过她的泼辣，一片店面要做生意，吵吵闹闹不是办法，他熟知她的性子，为了种种原因，她每发怒，他就更加的耳聋嘴哑。何况，一年年的，光应付生活就力不从心，何苦再生枝节？

忙完几天的那一餐饭原是高高兴兴的，芳子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好兴致变菜色了，三个孩子看到桌子上的菜肴，毫不掩饰内心的惊讶，立勇还问比较常在家的妹妹：

“老妈有什么喜事？”

“没有哇。”立美一脸茫然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两个大男孩再不多言，埋头猛吃。倒是福生，勉强扒了两口饭，便推开饭碗。

“不知怎的，吃不下。”

芳子一听，双眉一挑待要骂人，见福生脸色灰败，一脸疲惫，转而低下声调，仍然忍不住嘀咕：

“说了吧，有年纪啦，赶不得工，你偏不听！”

福生也不辩解，只说：

“我去躺躺。”

说罢，根本不等芳子有任何反应就蹒跚离开，趑入后面卧房里。